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四十五回 九重下詔任賢使能 雙子同生添丁衍慶

話說週三聽了鄧九公的誇獎，引動他的雄心，情願同褚一官上省去見安公子。那郝、李八人都說靜聽好音，將來如果用得著時，他們大家都願意出來效力。鄧九公忙別過諸人，回轉家中，寫下一封回信，信內說一切細底寫不得許多，今著周得勝親身來省面見，所有情形問周得勝便知。那周得勝為人耿直，情願效力，若用得著，盡可留在台前做一家將云云。寫完封好，又教給褚一官些話，叫他次日一早同週三騎馬回省。那週三回到自己家中，將隨身行李收拾好了，交代娘子、兒子在家看守門戶，又到老弟兄家告辭，然後來見鄧翁，約定時候。一宿無話。次早褚一官起來，叫馬夫備好了馬，帶好行李。週三已到，將行李揹在馬上，馬夫止得另跨了一匹驢，跟著他二人上路。鄧九公也送至門口，說道：「改日再見，此去必有好音，得便捎個回信給我。」二人答應，遂上馬登程去了，這且擱下慢表。

再說那京中之事。那一日安公子的奏折到京，皇上細看，遂召見軍機大臣商議道：「安驥奏『山東文風近來頗知歸正，惟山林之地尚有盜匪潛藏，間有搶劫人民之患。撫臣屢欲整頓，無如地方公事甚煩，不能兼顧，學臣又要考試，亦難專辦。請旨簡派人員，或會同撫臣，或獨膺重任，專辦盜匪與地方風俗，學臣仍可商酌會辦。如此則遇有疑難案件，不妨寬以限期，似較學臣兼辦妥協。是否有當，請旨訓示』云云。朕揣其大意，撫臣必失之於懦，安驥又怕兼顧盜案恐誤試期，如今卿等有何兩全之見？奏來斟酌。」各大臣奏道：「撫臣懦弱，誠如聖言；其人文理尚優，即令被署理學臣印信。藩司衛某，老成練達，可署撫篆。臬司陸某，可升藩司，請旨簡放臬司。安驥即授為欽差大臣，專辦疑難重案，兼閱兵丁各海口，稽察全省大小文武官員賢愚。似此則撫臣得人，學臣有人，安驥得以盡心訪察，權柄歸一，自能整頓風俗，除盜安良矣。」天子聞奏，龍顏大悅，即降旨允准。山東學使著蘇某署理，巡撫著衛某署理，安驥授為欽差大臣，專辦觀風整俗閱邊等事，仍加副都御史銜。

旨意下來，早有報子報到西山，安老爺一家聞知，自然歡喜，卻又有些提心吊膽。何也？因為這一來是為拿強盜辦命案，像那書上說的，私自訪察，改裝衣服，身入險地，都是有的，所以安太太又有些替兒子擔驚。那何、張二位少夫人看看將要臨月分娩，已經喚了收生婆來看過，說是不出三日，就是何小姐分娩之期，張姑娘還要半月後才分娩。這個話且放下不表。

先說山東省城文武各官，因為欽差有密奏到京，不知為何事，大家納悶。那其中止有衛方伯一人明白，又不便向眾人說知底細。那奏章既已奏入，旨意已下，由驛飛遞，那消息日工夫，山東省城早已奉到上諭。那時蘇中丞才如夢方覺，曉得這是安公子要自顯才能，要將山東風俗人情大大的整頓一番，大約也是聽了方伯衛公密議，二人同心上折奏請，又有老師在樞廷照應，不用說，自然是一奏一准。如今是自己的巡撫讓給別人，他人不屑做的學台輪到自己。要是有性氣的人，早已辭官不做，或借故告假回籍。偏是這位中丞，平日最喜歡的講論詩文，雖做了封疆大吏，仍不離那翰林先生習氣，所以教他署學台，毫不介意，欣然接印視事。那安公子接奉旨意後，忙選擇吉日，將學台印信交與蘇公。蘇公接了印，不敢耽擱，當即傳牌，由省起馬往各屬考試。那時省中自有一番文印署事，如臬司署藩司，運司署臬司，道台署運台，候補道署道台，彼此交卸接印，倒也忙了半月。靜候京中簡放臬司下來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安公子接了欽差大臣關防後，正在公館中與顧朗山商議此次閱邊訪察先從何處訪起，一面先差精細人四處探問何處盜風最盛，案情最多。一候訪有消息，即動身前往。那一天褚一官同週三到省，趕緊入署進內，稟見安公子，面呈鄧翁回信，又面述一切。安公子拆信看過，忙請周得勝入內相見。那週三登時整理衣襟，入內行參見禮，口尊：「大人在上，小人叩見。」一面說，隨即雙膝跪下。安公子一見，忙用手扶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壯士為何行此大禮？當日你我曾有一面之緣，承你派韓、李二位護送，一路平安。至今思之，深以未報舊德為恨。此番托鄧翁訪明足下等蹤跡，原欲延請足下等出山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既為地方除害，又可盡心王家。日後博一個功名，方不負英雄義氣。你我本無拘束，何故行此禮耶？」說罷，忙推向客位中讓座。週三再三不肯，還是褚一官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。有話細談，焉有不坐之禮？」安公子道：「褚一翁之言是也。」

週三見安公子降尊忘貴，實是一片真誠，並非假意，止得告罪坐下。褚一官對面陪坐，安公子在主位坐了。家人獻茶。

茶罷，安公子先問了他一路起居，走了幾天，如何勞苦？現在從前舊交，尚有何人？居住何處？目下山東有名綠林可知道他們情狀否？內中可有能勸化改行的？還有梗頑不化、本事十分厲害的否？」要一一請教，務乞不嫌煩碎，細說根由。」

那週三聞言，答應道：「得勝昔年身陷綠林，負罪殊深。多蒙那年聽了老大人一番訓誨，某等激發天良，棄邪歸正，又蒙鄧九太爺分給我等餘地，蓋起房屋，搬去居住。從此躬耕種作，做了農夫。外面閒是閒非一概不管，算來已有數年。那同伴中共有八人，也是一樣安分守己，種地吃飯。如今大人要問某等綠林底細，真正不得詳細，但聽得旁人傳說：曹、沂、兗三府有三個出名的強盜，如沂州天目山有個宋萬超，綽號飛叉大王；兗州白象嶺有個伍良霄，綽號神臂太歲；曹州青雲山有個張萬寶，綽號神彈子張七大王；還有泰安府羊角嶺有個青蓮寺，寺內有個和尚名喚鐵頭陀，他會邪術，又通武藝，與張萬寶最好，時常往來，彼此相助打搶客商，欺負百姓，犯下彌天大罪，真乃山東一個大害。據小人愚見，大人現在先暗藏不露，以閱邊查視各處軍政為名，懸牌出境。等到曹州；差人訪查他的巢穴，再放告收呈，出其不意，遣將發兵，直抵他的巢穴，使他不防，必然擒獲。拿了一處，再辦他處，先聲奪人；或者他竟會逃遁隱匿，棄了山林，也未可知。那張、伍、宋三人倒都不妨，他不過靠手下人多，會使暗器罷了，惟有泰安府那個鐵頭陀，卻會邪法，能迷人，這人倒要預先防備他，務要想個法破他邪術才好，不然恐受其害。大人高見，以為何如？」安公子道：「壯士說的有理，依你主見，先發傳單閱視各屬營伍。我手下止有鄧翁薦來四人，要到了拿人的時候，又要護印，又要臨敵，恐人不敷，不知壯士肯屈駕在此相助否？」週三道：「不嫌小人愚蠢，留在台前，慢說供左右驅策，就是蹈湯赴火，亦願為之。不獨小人一人願隨鞭撻，設或要人差遣，即郝、武等八人，亦可一呼即至。」安公子聽了這一番說話，心中大喜，忙叫下人收拾房間，與週三居住。週三當即見過馮、趙、陸三人。相見後，彼此敘談，專候安公子動身閱邊，好一同保護。

再說那衛方伯接了撫台印信，傳見各官，吩咐首府、縣寫信通知各屬，如有盜匪，乘早詳報，不准諱而不言；如有被盜搶劫，曾經報官，其案尚未破者，自奉文之日起，趕緊稟報，派人下來協同嚴拿，決不究從前隱匿延遲之咎。若經此次行文後再隱諱不報，一經訪查出來，定行嚴參不貸。這一吩咐後，首府、縣趕緊行文通知各屬，數日之間，到處皆知，再加衛方伯復刊刻告示，發各府、縣張掛。告示上寫得明白，為除暴安良，嚴拿盜匪，以清閭閻云云。這告示張貼之後，凡有盜匪潛藏地方，那地方官早已差人訪察。盜賊人眾，難以拿他，不敢隱匿，據實稟明，請上憲派武弁帶兵協同嚴拿。竟有三四處稟聞大略相同，一是曹州府，一是兗州府，一是沂州府，還有泰安府。所稟的強盜即週三所說的那宋萬超、伍良霄、張萬寶與鐵頭陀也。

衛公接了各處稟帖，忙來與安公子商議。那時安公子剛要動身，衛公來拜會，當面將有盜匪處府縣稟帖遞與安公子看。

問起此次閱邊，怎樣辦理盜案？安公子道：「年姪與幕友議妥，此番出去以閱視營伍為名，決不提起強盜就是。所到之處，有人來告被盜搶劫，亦批駁不理。外面裝出一個軟弱無能、迂腐書癡的樣子，暗中卻差人密訪行蹤。不辦則已，辦則立刻就要擒拿到案，重重處治。今既據該處地方有司稟報上來，正好察看情形，何處緊急，先從那裡辦起。然而終須先裝膽怯，故意遲延，每到一處，做出些書迂本色，使聞風者無所顧忌。一旦發作，所謂出其不意，迅雷不及掩耳也。此說年伯大人高見以為然否？」衛公道：「大人高見，一點不差。目今先從省城閱視營伍起，調齊各營將弁兵丁，考驗一番，然後出省，往各屬閱兵。到了府城或縣城出示放告，那受害之民與那些被搶之家，他必然來告狀，大人卻故意批駁不管，裝做怕事無能的樣子。那些強盜聽了風聲，他必不防，就拿他也容易了。事不宜遲，請大人就此出示閱兵罷。」

安公子答應了「是」，回到衙門，當即出示曉諭省標五營四哨，於某日下教場操演陣式，比較騎射技藝。精熟者受上賞，騎射合式者受中賞，步伐錯亂、武藝荒疏者輕則薄責，重則除名，分三等定功過。武官由副將以下至把總止，臨期都要按名考試，不准

告假。這個告示出來，各營將官看了，大家預備弓箭，連夜操演。那有本領的心中甚喜，滿望考個上等，好升官領賞；那本事平常的卻十分憂懼，怕的是考在下等，降級除名；還有那年紀高邁、鬚髮蒼白者，更是心驚，恐防大人見他老邁無能，將他休致。這且不表。

到了考試閱兵這一天，安公子是五鼓就起來，洗漱已畢，吃過茶點，吩咐伺候，即升輿帶領隨從之人，一路吆喝喝，到教場中而來。那時早有首縣與中軍在教場等候。欽差轎到，一齊迎接大人下轎。進了演武廳歸座，文武各官上前參見。安公子命中軍參將傳令，先命兵丁操演陣式。一聲令下，三軍各按隊伍擺起陣式。先是一氣陣，變為兩翼，再變三才、四象、五方、六合、七星、八卦、九宮、十面。這十個陣圖，是軍營中老規矩，凡當兵者大概都會。這些兵丁將十個陣式擺完，果然步伐整齊，一無遺漏。安公子看畢，傳令罷操候賞。三軍答應一聲，各歸隊伍，聲息毫無。安公子然後傳令，命千把總、守備、都司、游擊、參將等，射步箭、馬箭。先射馬箭，一條射的是地球，射完再射步箭五枝。三人一排，或五人一排不等。

眾將遵令，大家跨上弓馬，各逞箭法。射完地球，不過有二人落空，其餘皆中。射畢馬箭，再閱步箭。那時天已交午，安公子暫退堂，吃飯畢接射。安公子未吃飯時，早已知會首縣，酒席不必太豐，止要五肴，酒一壺，果腹而已。就是那些大小武弁與兵丁，每人都賞給酒肉飯菜，每一員武弁折銀五錢，每一名兵丁折銀二錢，都是欽差自己捐廉分散，並不要開銷公賬，也不要地方官賠墊。員弁兵丁領了銀子，自去購買食物。大家感念欽差恩賞無微不至。

話休煩絮。飯後又命演刀槍劍戟武藝，整整演了一日方完。

安公子已有等第記號，擇其最優者數人為超等，次為特等，再次為三等，內有數名兵丁年力衰老，當即除名，賞給盤費銀五兩，另謀生計，或還鄉歸田。有武弁數人，技藝荒疏，箭又不中，亦斥革除名。賞給超特二等，每名銀牌花紅，當下就分賞。人人佩服賞罰公平，頌聲載道。

次日，安公子修下出巡日期與閱過省城五營四哨官各情形的本章，由驛馳奏，一面料理了公私事件。署中內裡有舅太太、珍姑娘、戴嬾嬾與幾個丫頭老媽，安公子吩咐了他們一番話，命戴勤、隨緣與舅太太處兩個家人來升、進祿在署照應，自己帶的是華忠、葉通、晉升、趕露兒四個家人，師爺是小程師爺與顧師爺與褚、陸、周等七位幕友，一同上路。先由省城至曹州府城。那一夜，內裡舅太太、珍姑娘備了一席錢行酒宴，與安公子餞別。席間舅太太囑咐安公子：「一路保重，寒暖飲食還須憂心，到一處後務必寄個信回來，好叫人放心。京中好幾日無信來，你也該寫信去告訴出省閱邊動身日期，隨帶何人，此去不動聲色、暗中擒盜一切底細，好教兩位老人家放心。」

安公子道：「外甥早已發信去了，還要等舅母說呢。」他一家人議論，安公子就要動身出省，暫且不表。

話分兩頭，書中要說那金、玉兩位夫人要雙生貴子了。且說那安府自從公子動身後，屢次接著家信，已知安公子親到鄧莊訪著顧師爺，又奉聖旨專辦地方大案。他老夫妻見兒子有人在幕中相助，又有褚、陸等四人保駕，也放心。不覺光陰易過，算起來離公子出京日期已半年餘矣。那時金、玉姊妹胎氣已足，將要分娩。張姑娘是有母親照料，何小姐幸虧了安太太格外留心，早將穩婆僱好，朝夕守生。又請人看脈，服了幾劑催生安胎的藥。那日正是正月十七日，何小姐覺著腹痛，忙告訴婆婆。

安太太忙吩咐穩婆小心伺候，預備一切。那天天氣甚是溫和，到了申末酉初，何小姐已分娩了，產下一個兒郎，哭聲甚大。

穩婆接下，收洗乾淨，繃好小孩。安太太已來看過，知道大小平安，心中不用說喜歡到萬分。這裡料理小孩吃生化湯，產母服紅糖小米粥，忙了一夜。次早又接上張姑娘也發動了，未時產下一個小子，聲音與乃兄一樣。那安老夫妻忙沐浴齋戒，一秉虔誠，先在天地神祇前焚香叩謝，隨後叩謝佛爺祖先，又吩咐人在何公祠點上香燭，安老爺親自前去焚香叩謝。就有張親家老爺換了衣服，戴了頂帽，登堂道喜。安老爺忙出來相見。

張老頭道：「親家，恭喜你連得兩個孫子，這才是喜氣重重，也不枉他姊兒倆當初受的那一番苦處。」安老爺道：「都是你我的兒女，與老哥嫂同是一樣的喜。」忙遣人往城內靠近幾家與親友關切的幾處報喜。安太太在裡面忙吩咐買喜果，染紅蛋，按人家分送，一面預備三朝湯餅酒肴。但是送禮之家，都請他來赴湯餅之會。安老爺隨即寫了家信，寄往山東，通知兒子與舅太太，又給鄧老翁家一信，報生兒之喜，一並交提塘寄去。

卻說那兩個孩子生得天庭飽滿，地角方圓，是個有福之像。

何、張二人自然歡喜。到了三朝，安老夫婦拜過天地神佛，告過祖先，然後往何公祠與自己祖塋祠堂，上香告祭。於是親友們紛紛齊來道喜，如烏克齋處遣人來道喜，其餘如安老爺的門生與程老師爺等，一定要登堂賀喜，當面叩畢，出來赴湯餅筵宴。內裡也有幾位女眷，張太太是招呼女兒在兩處暗房照料。